

南園瓜香

山东文艺出版社

47.5
25

87
I247.5
2025
3

南 园 瓜 香

王 剑 魂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内 容 说 明

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别具一格的爱情纠葛故事，犀利而又细腻地剖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恋爱观，深情地歌颂了革命战士的纯正爱情，抒发了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感情，洋溢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故事主人公王大飞是八路军的副连长，在战后处理战俘中，与一个女文工团员靳艇相识，并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在三年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他们分离后又偶然相逢，彼此心里却深深怀恋着。后来大飞升为副团长，并以战斗英雄身分回国和赴苏观礼，又遇到一个女大学生丁玫的狂热追求。当王大飞在战场上负伤双目失明时，丁玫患得患失，背弃了她对大飞的山盟海誓；而这时已成为护士长的靳艇却悄悄来到王大飞面前……

小说故事曲折生动，文笔酣畅淋漓。对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各有特点。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艺术感染力较强。

南 园 瓜 香

王 剑 魂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章丘旭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长36开本 $6\frac{1}{2}$ 印张 110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00

书号 10331·56 定价 1.05元

王剑魂和《南园瓜香》(代序)

吴树声

“县官、财主！狼虫，虎豹！这都是你们逼着我写的这卖身的文书，杀人的刀！……”

每当扮演《白毛女》中杨白劳的王剑魂同志，激情满怀地唱到这里时，我这个剧中人的赵大叔，经常是感情悲愤交集，眼泪闪闪欲滴。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产生了这种感情，感怀着断肠悲痛，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我凝望着面前长篇小说《南园瓜香》，凝望着书题下的“王剑魂”三字，不禁想起五十年代与剑魂同志同台演出《白毛女》时的情景。

王剑魂同志是我们导演。记得他把我从创作组里拉出来，赶上舞台的时候，我竟因贪赏他的表演技巧，而忘记了自己的台词。

那是在杨白劳被逼盖手印后，倒在回家的路上时，我这个“赵大叔”的扮演者，放下酒壶，一边惊

呼着“老杨哥，老杨哥”，一边从雪地里把他扶起来。知心好友的呼唤，使他神经骤然抖动了一下。随后，他慢慢地从死亡线上苏醒过来。当他饮泣吞声，含悲忍泪，结结巴巴地喊出“老赵兄弟”几个字的时候，我的思想开小差了，被我拥抱着的不是衣饰褴褛的杨白劳，而是我平时敬佩的王剑魂同志了！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那满脸瘀伤、神情激动、面部肌肉和胡须索索发抖的表情，再也跟他接不上腔了。心里在想：“他是个好导演，更是个好演员！……”

说来我对剑魂同志的这个评价并不全面，因为到六十年代，看到他的《南园瓜香》初稿时，他已经具备了很好优越条件的好作家了。

王剑魂同志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籍山东临沂县。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历任华野第八纵队文工队长，二十六军文工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文化部长，以及海军文化部负责人等职。

抗美援朝时期，王剑魂同志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赴西北地区分团团长。他的长篇小说《南园瓜香》就是在归国代表团向祖国人民汇报的日子里，开始酝酿写作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看过他这部十五万字的小升初稿，当时作者给我的印象是：“既有胆识，又有才

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北京的一次会晤中，他兴致勃勃地提到《南园瓜香》的修改计划。他耿直、开朗、乐观而又健谈。记得在吃饭的时候，他提着一瓶酒，走进套间，取笑地学着我当年扮演《白毛女》中的赵大叔的台词，唱道：“四两水酒，一片心。”

可是，今天我再也听不到他苍劲的歌声了，再也看不到他风趣的笑颜了！他在一九六八年，因为反对“四人帮”搞清队扩大化，而停职检查。接踵而来的是长期的禁锢，无休止的批斗，办不完的“王剑魂学习班”。终于在一九七五年病情恶化，含冤而死。

《南园瓜香》写的是部队中战斗英雄的爱情故事。这个题材当时在部队里还是少有作家接触的。可是王剑魂同志写了，勇敢地写了。我同意他在一次信中的话：“我们的战斗英雄们对敌人狠又狠，对老百姓亲又亲。他们为了美好的未来，喷射着生命炽热的火花，……难道当一位有着深厚战斗友谊的女战士，向他表示爱慕的时候，他会变成一块冰块？”

是的，我们不同意作家蓄意回避战士生活的这个组成部分；我们反对把我们的战士写成苦行僧般的木雕泥塑，仿佛他们都是些没有爱情的，只知行军打仗的机器人。但是，如果以资产阶级恋爱观点，把一些腐朽、庸俗的生活细节，强加在我们战士身上，甚而

把我们战士糟蹋为“英雄难过美人关”的牺牲品，我们也是坚决反对的。

《南园瓜香》的作者，正是有胆有识地通过一个三角爱情纠葛的故事，锋利而又细致地剖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恋爱观点。作者深刻而别具匠心地揭示了王大飞，靳艇和丁玫三个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生动而形象地告诉读者应该怎样珍惜战斗中的友谊和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例如，王大飞的警卫员在和王大飞的一次讲话中，就是这样评价王大飞的两个女友的：

“靳艇同志和你的恋爱动机很明白，纯粹是阶级弟兄的感情，革命战斗的友谊，这个关系是风里生，雨里长，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而丁玫呢？……我觉得丁玫和我们不是一棵树上的鸟儿，她和靳艇完全两路劲。这个人虽然也是青年团员，可是她的思想没有改造好，还浑身是毛，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她没有好果子给人吃。”

作者在小说开篇时，就寓意深切地告诉了读者什么是正确的恋爱观：

“爱情象南园的香瓜，强扭的苦，落蒂的甜。……王大飞和靳艇……的爱情，正象一棵野生植物一样，爱的种子，无意中掉进了肥沃的土壤，没有经过一点人工培养而顺乎自然地萌芽、扎根、茁壮、成

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在她还未出版、似婴儿还孕育在母体的时候，却被“四人帮”诬陷为毒草：“《南园瓜香》是文艺黑线的产物，是宣扬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坏书。”紧跟着他图圉于五·七干校。在那里专门举办了两期“王剑魂学习班”。“四人帮”不但大张旗鼓地批判《南园瓜香》和作者另外一篇小说《西瓜船的故事》，而且把作者反对清队扩大化的言论、作者日记中和平时谈话对林彪、“四人帮”及康生不满的话，视为反党言论，予以无限上纲的批判，残酷无情斗争，甚至以对待犯人的办法把他剃成光头。当他的家属子女见到他那七高八低不成样子的头发而掉泪的时候，他用愤慨而又自信的口吻说道：

“别看我头发不成样子，脑袋还在嘛，一样干革命！”

王剑魂同志的确是位革命事业心很强的战士。淮海战役胜利后，部队文工团在蚌埠演出的时候，他不分昼夜，成批成批地接待青年男女学生。为了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克服重重困难，在部队里成立了艺术学校，招考并培养了大批文工团员。第三次文代会时，我们一同参观地下宫殿，他望

着那些出土的艺术珍品，感慨系之地谈到了他的创作打算：

“不管怎样，要尽快地把《南园瓜香》写好。因为下一步还有个长篇在等着我呵！如果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写作上还少个心眼儿，那末在抗美援朝中可算是个有心人了！嗯，敌人的子弹落在身旁，我还要探过身去闻闻它的味道呢！哈哈！”

在他许多本厚厚的创作札记中，记载着无数国际主义战士英勇牺牲的事例，记载着无数敌人疯狂屠杀朝鲜人民的罪行。这些材料，在他归国向祖国人民汇报的时候，激励过广大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因此，当时蒋帮的报纸咒骂王剑魂同志为“王匪剑魂”。

正是这样一个对敌人狠又狠，对人民亲又亲的最可爱的人，经过多年的酝酿，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竟被万恶的“四人帮”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王剑魂同志去世前夕，正是“十大”闭幕的日子。当时躺在病床上的剑魂同志，接过子女递给他的报纸，指着上面“四人帮”的照片，怒斥道：“这帮家伙还这么猖狂啊？……”他沉默良久，忽地要其子女扶他起床，奋笔疾书了他生命不熄、战斗不止的绝笔诗：

——
骄骄白杨竟夸高，呼风啸雨闹喧嚣。
问君离天几尺许？风雨声中防折腰。

二

粉妆翠盖妄夸娇，迎风起舞声萧萧，
玉环飞燕君何肖？万把锦扇向我摇。

吟罢剑魂同志的诗作，黑夜已经过去，晨曦伴着嘹亮的广播歌声透进窗帘。我凝望着剑魂的《南园瓜香》，回忆着过去并肩战斗的情景，我仿佛又听到了他在舞台上悲痛欲绝的歌声：

“狼虫，虎豹！这都是你们逼着我……”

第一章

爱情象南园的香瓜，强扭的苦，落蒂的甜。

上面一句闲话，引出王大飞和靳艇的一段爱情故事来。

他们的爱情，正象一棵野生植物一样，爱的种子，无意中掉进了肥沃的土壤，没有经过一点人工的培养而顺乎自然地萌芽、扎根、茁壮、成长。

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个春天，是个短暂的和平休战时期，也是战斗间歇的混乱时期。被解除武装的日本部队和侨民，汇合成一条巨大的河流，沿着因战争而瘫痪了的胶济铁路，涌涌地向东流去，马车、牛车、地排车、独轮车，还有驴驮担挑，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都动员起来了。上面堆积如山的装载着被服、包裹、细软的财物及一些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杂乱物品。这些车辆，有的装得井井有条，有的杂乱无章。有的车上装载着军用被服、马具、水桶、饭锅，

还有摇篮和儿童车……象一个移动的小仓库。还有个车上坐着一个丑陋的老太婆，怀里抱着一个翘鼻子的小哈巴狗，样子和神气都跟老太婆那么酷肖。和老太婆靠背坐着一个美丽的日本少女，她紧紧地裹着一件土黄色的风衣，象是要尽量掩藏住自己的美丽。旁边一个襁褓里裹着一个啼哭的婴儿，他哭得嗓子都沙哑了。不知为什么，老太婆和姑娘都置若罔闻。每辆车子的周围紧紧簇拥着一群步行的人。远远望去，这些车辆象是浮在水上的木筏。周围麇集着人群，簇拥着缓缓地前进……在这一切移动的人群中和车辆上，都罩着一层厚厚的尘土，这个巨大的人流，默默地前进，这些风尘仆仆的脸上，有着共同的表情——惊惶、颓丧和敌意。

铁路沿线的居民，沉默地看着这个人群，眼睛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窥伺着报复的机会，但由于八路军严密的监护，愤怒的人们找不到这个机会。因而监护部队稍一疏忽，这些人们便可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于是谣言发生了，什么“八路军叛变了，不要老百姓了，八路军和蒋敌伪合流了，”……等等。这些被遣返的日本侨民和部队一住下来麻烦事更多了，不但要严密监护战俘，防止他们闹事，而且要安排他们的房子、铺草、给养、马料……等罗哩八嗦的杂事，随

时随地还得向这些战俘和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辛店车站是个重要的集结点，每天都吞吐着无数的人群。早上大批的战俘侨民离开，傍晚又有更多人群挤进来。副连长王大飞带着一排人住在这里，担负着这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他们住在车站旁边一个少门缺窗的大红房子里。一个和暖的中午，大批的遣返队伍已经送走，新的队伍还没有来，这是一天当中最清静的时刻，大飞抓紧这个时机，带着全排的人，忙着修理这座破房子。战士们有的搬砖运土，有的爬到树上砍木料，王大飞和一个黑溜溜的小个子战士在和泥，大飞裤子卷到膝盖以上，站在泥池里踹泥，那个小黑子在一旁乐呵呵地，一会儿向池里加点儿土，一会儿又撒上些麦糠碎草之类的东西。大堆的黄泥又粘又细，象是很好吃的芝麻酱，在大飞两只粗大的脚下，发出愉快的“咕咕唧唧”的声音。房子后面的大榆树上，缠着一个落难的风筝，扑扑拉拉拖得乱转，拼命地挣扎，一大群孩子在树下吵吵嚷嚷地商量着营救风筝的办法。这时候远远出现了七八个军人，沿着铁路走来，仔细一看，多数是女的，他们背着背包，有的提着标语筒，有的带着乐器，嘻嘻哈哈在铁轨上摇摇晃晃地跑着。看样子是在作着铁路竞走的游戏。一个身躯苗条的姑娘，扛着吉他落在后面平静地走

着，显然她对这游戏不感兴趣。战士们很早就瞧见了，于是兴奋地议论和猜测起来了：

“看，文工团来啦！”有人兴奋地猜测。

“不，”有人更正着这个猜测。“不象文工团，人这样少来干什么？”

“对，不是文工团，可能是野战所。”

“不，肯定是文工团，看，后面那个女的还扛着个大琵琶。”帮助大飞踹泥的小黑子响亮地判断着。不知什么时候，他也卷起裤子和副连长共同踹起泥来。王大飞也感到了兴趣，站在泥里望着越来越近的人群说：“是文工团，打头儿的那个男的，那不是金娃子！”（金娃子是个粗壮的小伙子，脑袋大得象个篮球，脸圆得象个大瓷盘子。说话声音很响亮。金娃子是他舞台上演戏的绰号儿，全军战士差不多都认识他。）大飞仰着头望了会儿，又聚精会神地踹起泥来。铁路上的人们直奔他们来了。战士们热情好奇地望着，大树下面的孩子们也不管风筝的事了，争先恐后地跑上去。金娃子老远就热情地向战士们打起招呼来：

“同志们好啊！”

“金娃子好，哈哈……”战士们活跃起来了。金娃子走在最前头，手里捏着一封叠成三角的信，向

战士们问：

“哪位是王副连长？”

“那边踹泥的就是。”

“哪一个？”

“高个儿的。”

金娃子走向泥池，扛吉他的小姑娘紧跟在金娃子后面，金娃子响亮地喊了声“报告”敬了个礼。王大飞站在泥里有点狼狈，伸出沾满黄泥的手接过介绍信来。显得有些拙笨地拆开了，一看信是团里直接下来的，紫墨水字迹挺俊秀。

王大飞同志：

兹介绍军区文工团靳艇（中共正式党员）率七位同志前去协助你排进行遣返监护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政策和检查军用物品。

最后是团政治处主任的署名。王大飞逐字逐句地读着，精神有些紧张。浓黑的双眉紧蹙着，里面兜着晶莹欲滴的汗珠儿。下唇用力地裹着上唇，弄湿了很久没刮的胡须，样子有些孩子的稚气。半晌，他抬起头来严肃地看了金娃子一眼，又看了看信。

“哪位是靳艇同志？”他把“靳”字念成“斩”字了。

金娃子捧腹大笑，大飞莫名其妙。

“那个字不念‘斩’，应当念‘靳’，是靳艇。”说完又抱着肚子笑起来。大飞很窘，脸红红的，拭了下眉毛上的汗珠儿，汗拭掉了，但是抹上了一道黄泥。

“古里古怪的名字，”他嘟哝着，尽力用严厉的神气掩盖自己的窘态。他假装不满意的样子抬起头，望着金娃子问：

“是你？”

金娃子摆摆手退到一旁，闪出扛吉他的姑娘。大飞略带惊讶地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小姑娘。身材苗条，瘦可可以的，鼻尖儿上冒着汗珠儿，眯着两只细长的眼睛，笑咪咪地望着大飞。这简直还是个孩子，大飞两只诚实的大眼睛，坦白地露出不礼貌、不信任的神气。

“你？”

姑娘没说话，轻轻地点了点头，仍是笑咪咪地默然望着大飞。一个奇特的感觉掠过王大飞的心头，他从这个姑娘的身上，发现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从那种孩子式的纯真和稚气里面，却流露出一种开阔、深沉而严肃的气质。他立即发现了自己判断上的错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姑娘，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小大人，是一个叫人摸不透的小大人。一种自卑感袭击着自己，他觉得对比之下自己显得很幼稚。他又拭了

拭眉毛上的汗珠儿，从泥池里走出来，两只泥腿象是穿着一双奇怪的软皮靴子。他发觉自己陷入窘境后，就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接见暗暗生气。他心里埋怨他的战士不该单刀直入地把他们带到这个场合来，应当先让她们远远地等着，或者先到办公室——确切地说就是那座搭着连铺的大房子里。他为了改变这个窘境，便严肃地喊了声：“通信员！”他低着头谁也没有看，突然这么高声呼喊，自己也很奇怪。“有！”小黑子也同样的高声回应着，敏捷地从泥池里跳到副连长面前立正站着，带泥的大脚趾，怀疑地翘着，好象是说：“这是怎么回事？副连长平时都是喊我‘黑子’，今天忽然正规化起来。”大飞显然觉察到这点，改用平静的语气说：“把文工团的同志安排一个地方住下！”

“是！”小黑子又碰了下脚跟，迅速地转身偷偷向靳艇和金娃子眨了眨眼带着他们走了。余怒未息的副连长，弯腰抓起地上的鞋子，默默地越过铁道，走向对面的一个池塘。一只青蛙鼓起喉咙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哥——哥！”